



湖海集 卷十
文

關里孔尚任季重著

江都宗元豫子發

黃山吳 綺園次同閱

黃岡杜 峴蒼畧

陳菴記

巳巳



陳菴者。在秦州之南城。州人陳氏佞佛所築也。正樓五楹。左右折而為廂樓。又各二楹。如宮門之有雙闕。如城門之有兩觀。遊者曰。嘻。壯矣。予曰。噫。此

已不壯矣。不見夫樓之額乎。門之榜乎。魏國公中山徐公之所題。而大宗伯華亭董公之所書也。一則勲貴。蓋當朝。一則翰墨。擅海內。此兩公者。皆不惜爲之題。且書。豈當日之陳菴。卽如今日之僅有此樓。而更無環堵。以限內外。無扃樞。以防盜。先無別院。房寮。倉厨。以安緇衆。無鐘鼓。以警昏曉。無松檜。竹卉之屬。以助清景。以供遊客。而兩公者。卽漫然爲之題。且書耶。豈陳氏之致禮於佛者。諸事可以不備。而但兩公之題與書爲亟亟耶。吾知必不

然矣。當日之規模。雖不可見。每週行於樓傍之際。地時得所爲。故井遺窻。及甃甃朽柱。與夫破碎之什器。故知當日者。必極其宏麗。極其周至。計無復加。然後計及於樓額門榜。又計及此樓額門榜者。非勲貴。蓋當朝。翰墨擅海內。如徐公與董公者。不足以惡之。書之也。於是奔走數百里。託知交以達其意。資金幣以結其闥人。然後求之。旣首肯矣。或待旬月。或往來數四。然後得之。旣得矣。是劉是飾。又費不貲。然後懸之。懸之日。州人士咸集。嘖嘖贊

羨謂非此規模奚以當兩公之題與書非兩公之
題與書又奚以稱此規模也。嘻。陳菴之在當日。豈
僅一樓之壯也哉。今予來寓此樓。樓之上經與佛
在焉。經佛之外無有也。樓之下僧在焉。僧之外無
有也。予雖不識所謂佛者。而時對其画像。不解所
謂經者。而時披其文字。不習所謂僧者。而時資其
茗果蔬粥三者之外。無所有而亦無所感也。無端
而有兩公之題與書。見其題與書而儼然見環堵
之崇峻。扃樞之嚴密。別院房寮倉厨之整潔。鐘鼓

之鏜鞳。松檜卉竹之森鬱而茂美。又儼然見崇峻
者。漸以圯嚴密者。漸以敗。整潔者。漸以摧。漸以穢。
鏜鞳者。漸以寂。森鬱而茂美者。漸以枯萎。蒸爲菌
化爲螢而遂。至於爲坵爲墟。爲道路。爲菜圃。糞圃。
噫。雖陳菴之樓。僅存也。豈復有當日之壯哉。予始
至泰州。尙不聞所謂陳菴者。有司爲予安公廨。供
張衾裯。飲食盥漱之具。無不全。旬日之間。數易以
新者。漸而怠焉。於其敝也。始易之。漸而厭焉。雖敝
亦不復易矣。漸而惡焉。凡所安之。公廨及供張之。

其新者敝者悉奪以去。予茫茫無所之。乃僦居於此。菴嗟哉。何予所遭之盛衰與此。菴之興廢若有所相同者。聞釋氏能空一切幻緣。其於身世盛衰興廢之故。皆冥然不問。宜也。獨是兩公之題與書。歷數十年而徒存。其不學爲釋氏者。見兩公之題與書。而忽有感於身世盛衰興廢之故。亦能冥然居於此。付之不問也耶。

小小佛樓。發如許興替盛衰之感。皆從空際卷舒。如泰山之雲。如海蜃之氣。此是何等胸襟。何等筆力。當今作者不推此爲第一人。吾不信也。

祭湯陽菴先生文

已已

理學文章之盛。至西江極矣。盛極者必衰。無怪乎艾陳羅萬諸子。既逝之後。而先生亦溘然相繼也。嗚呼。慟哉。任以治水過維揚。知先生舊司理其地。計在官之時。已逾五十年。叠遭兵燹。荒疫民無孑遺。而里巷之間。尙有言其善政。唏噓淚下者。夫三十年爲一世。祖父之事。子孫且不記憶。况前代一副貳之官。雖有善者。其人已在。其政已湮。亦奚從考之。又何所感而述之。吾知先生之心跡。與日星

爭○光○無○時○不○照○先○生○之○事○功○與○江○河○並○沛○無○地○不○
浸○其○宦○遊○不○止○於○維○揚○也○而○在○維○揚○則○若○此○其○官○
秩○不○終○於○司○理○也○而○爲○司○理○則○若○此○今○見○海○內○之○
哭○先○生○者○言○人○人○殊○或○言○其○藻○鑑○之○明○料○事○之○預○
知○先○生○之○識○矣○而○何○足○以○知○先○生○焉○或○言○其○投○艱○
任○重○果○敢○必○爲○知○先○生○之○膽○矣○而○何○足○以○知○先○生○
焉○或○言○其○冰○蘖○自○凜○却○金○絕○魄○知○先○生○之○守○矣○而○
何○足○以○知○先○生○焉○或○因○其○賑○饑○恤○刑○而○許○先○生○之○
仁○或○因○其○寵○辱○不○驚○而○許○先○生○之○量○或○服○其○才○者○

以○先○生○之○理○煩○治○劇○也○服○其○學○者○以○先○生○之○博○物○
洽○聞○傳○經○闡○道○也○究○之○皆○不○足○以○知○先○生○焉○先○生○
之○事○功○最○隱○不○必○與○天○下○顯○見○也○先○生○之○心○跡○最○
苦○不○必○與○天○下○痛○言○也○日○星○何○德○乎○墮○之○而○天○柱○
不○立○江○河○何○功○乎○竭○之○而○地○維○以○絕○天○下○人○類○出○
入○作○息○凡○不○能○逃○於○日○星○之○下○江○河○之○上○者○誰○不○
在○先○生○事○功○之○中○心○跡○之○表○而○况○維○揚○舊○治○之○民○
乎○若○夫○理○學○文○章○則○可○言○可○見○者○也○海○內○之○哭○先○
生○者○往○往○與○艾○陳○羅○萬○諸○子○同○類○而○並○誄○皆○淺○於○

視先生先生之為先生豈但與於西江盛衰之故哉。

楊菴先生事功心迹一時有難以顯言者極其景仰推崇極其嗚咽痛惜又極其吞吐含蓄官樣大文復具深情別致讀者自知之

平山堂雅集詩序

已巳

天下名山勝蹟不在舟車劍者姑不具論諸如維揚之平山京口之金山毘陵之惠山吳門之虎丘武林之西湖過者皆得而遊之其地之繁盛寥落不必同也所遊之時晴雨寒暑曉暮不必同也來遊者冠蓋儒素騷墨藝術之徒其遭際有惟愉恣際順逆之境不必同也而遊其地者以其地之性情為性情則無弗同何也金山令人濶壯惠山令人蕭寂虎丘西湖令人艷冶而媚悅其令人感慨

者。惟。平。山。一。堂。乎。當。歐。陽。公。初。築。之。時。不。過。借。此。以。眺。江。南。山。色。耳。及。堂。成。而。感。慨。忽。生。蓋。人。生。百。年。以。內。莫。不。有。所。寄。也。處。寄。中。而。不。知。爲。寄。譬。則。蟻。之。居。柯。也。虱。之。在。禪。也。朝。有。爲。而。夜。有。思。得。失。因。爲。而。成。憂。樂。緣。思。而。起。孰。知。得。失。憂。樂。之。外。自。有。所。爲。境。界。者。乎。惟。賢。達。之。流。往。往。登。高。眺。遠。望。古。遙。集。然。後。知。吾。生。得。失。之。故。甚。大。向。之。所。樂。者。直。堪。一。啜。而。向。之。所。憂。者。亦。不。足。當。一。哭。矣。故。歐。陽。公。再。至。此。堂。撫。楊。柳。而。感。衰。翁。東。坡。詞。云。未。轉。

頭。時。皆。夢。由。今。思。之。豈。不。真。成。一。夢。哉。予。以。王。事。之。暇。偶。憇。維。揚。楊。子。爾。玘。招。同。諸。名。士。讌。集。茲。堂。酒。旣。行。楊。子。起。曰。茲。堂。爲。歐。蘇。舊。遊。地。壁。間。詞。諸。君。所。熟。讀。也。何。不。因。其。所。感。而。各。感。所。感。乎。予。曰。子。來。此。數。矣。凡。入。門。而。登。之。也。必。悄。然。而。悲。及。登。堂。而。望。之。也。必。愀。然。而。思。蓋。此。地。自。足。生。人。感。慨。不。關。乎。歐。蘇。也。不。關。乎。壁。間。詞。也。若。但。以。古。人。之。感。慨。爲。感。慨。而。古。人。之。感。慨。又。以。誰。之。感。慨。爲。感。慨。耶。今。日。者。羣。賢。畢。集。對。江。山。而。把。酒。洋。洋。襟。抱。

之中寧復有所爲寄者在當其在寄中而不知所爲寄無故而有所爲寄者有得失無故而有所爲寄外而回想所爲寄何故而有得失何故而有憂樂此感慨所由生也羣賢之所寄不同而所感亦不一宜其所爲詩各抒性情變化離奇較平日宴會贈答之言有霄壤之隔焉雖然此特登平山堂感慨之詩耳若更遊五嶽遊海外名山將舉生平之所爲寄與所爲得失憂樂者皆歸於蒼茫渾穆之中而又不知感慨爲何事已

予亦嘗謂後人弔峴山悲羊公也羊公登峴山而悽愴復弔誰哉情之所感近在斯人遠在天地往往於登臨觸之若欲言其所以然則天地間無此筆墨可以發揮也今讀先生此序亦然

題學書舞劍圖

已已

座上握管人美如冠玉虬髯若戟封侯相也群婢
鬪之捧硯烹茶宜耳一女子舞劍攬逾上殊不可
解或謂此女子善舞劍器握管人靜觀凝思以悟
書法則謬矣夫所謂悟者皆偶然事易其人則否
移其時與地則又否見舞劍器者以書法在劍器
見釵股見漏痕見鶩之轉項擔夫之爭道則又以
書法在釵股漏痕在轉項之鶩爭道之擔夫矣而
可執成跡以悟也耶或又曰此握管人蓋學書不

成而學劍者。命女子舞於前。亦飲醇酒。近婦人之意。予曰。皆不然。細聽其口吻。間有太息聲。若曰。吾學書無識者。不如且閣筆。吾學劍無用處。不如付之女子手。

一起超異論書法有精奧結處淡而趣小品中
珍錯也

花嶼堂稿序

已已

人生最足惜者。不聞道也。不能以文辭見長。不足惜也。讀古人經書。學其道也。不能學其文辭。而道自在也。今人或止效其文辭。不問其道。或卽以文辭盡乎道。於是道與文辭。判爲二。久之。文辭不本於道。而道廢。道廢而文辭。亦不能孤行。雖文士如林。篇什相尙。識者槩謂其不足觀也。已。吾與吳子劍宜。初以道合。不知其能文辭也。及讀其花嶼堂詩。精深嚴緊。盡得古人之法。凡世所稱能文辭者。

見而斂氣定性。無敢與較。乃知吳子固嘗用力文辭之先。於尚書得其體裁。於易得其變化。於風雅頌得其旨趣。偶有所觸。遂出於口。成詩若干篇。人指爲吳子之詩。而吳子直以爲道在是耳。夫道在是。而文辭卽在是。豈非學道之功。卽學詩之功。而聞道之人。卽聞詩之人乎。世人紛紛馳逐。但於倡酬之末。以求合於詩。而詩愈不工。吳子閉門謝客。不屑屑於倡酬。而詩皆可傳。吾於是曉然於物之本源矣。不得其本源者。習一藝而不足。得其本源者。兼多能而裕如。讀花嶼堂稿。不廢然思返者。必非學道人也。必非能詩人也。

括道字作骨身分自高論文直撰原本吳子特其借耳

酬漁詩序

已已

求、友、之、道、多、端。惟、詩、爲、最、近。詩、也、者。性、情、之、音。倡、予、和、汝。而、性、情、各、見。較、之、編、紵、贈、答。以、儀、物、相、尚、者。蓋、有、久、暫、之、分、焉。雖、然。余、與、廣、陵、諸、子、初、交、也。莫、不、以、詩。凡、投、詩、在、門、者。詩、之、工、拙、不、暇、問。而、又、必、先、觀、其、人。蓋、人、之、賢、不、肖。相、去、倍、蓰。非、詩、無、以、聚、其、類。詩、之、工、不、工。相、去、又、倍、蓰。執、詩、亦、何、以、槩、其、行。昔、人、誦、詩、讀、書。而、又、必、尚、論、其、人。豈、非、以、詩、則、其、易。而、人、則、其、難。者、乎。予、讀、吳、子、雲、逸、之、詩。既

愛其詩矣。交吳子雲逸之人。又特愛其人。是人。不。以。詩。重。而。詩。則。以。人。重。也。何。也。吳。子。家。築。觀。願。堂。以。養。其。親。令。天。下。能。文。之。士。記。之。天。下。人。於。是。皆。知。觀。願。堂。有。一。雲。逸。雲。逸。又。好。交。耆。舊。凡。耆。舊。至。廣。陵。者。莫。不。延。致。於。家。或。負。笈。從。之。遊。慙。慙。不。倦。以。故。諸。耆。舊。多。引。之。爲。忘。年。交。天。下。人。疑。前。輩。別。有。一。雲。逸。而。不。知。卽。觀。願。堂。之。雲。逸。予。每。舉。耆。英。之。會。來。者。半。天。下。雲。逸。謙。退。斂。下。雜。於。童。少。之。班。竟。日。不。出。一。語。天。下。人。又。疑。後。進。別。有。一。雲。逸。而。不。知。仍。然。觀。願。堂。之。雲。逸。其。爲。人。若。此。亦。何。藉。於。詩。而。始。傳。况。所。爲。詩。深。穩。堅。老。無。法。不。備。予。旣。因。詩。而。愛。其。人。又。因。人。而。重。愛。其。詩。是。予。與。雲。逸。忽。然。而。合。久。而。不。渝。者。終。始。於。詩。也。而。能。不。詳。爲。序。之。

前輩後進俱可置雲逸其中雲逸之高雅謙退然也文因此生情便與泛泛序詩者迥別

環翠軒詩選序

已巳

今人所爲詩。不歌於朝廟燕饗。雖體有古近之別。皆風也。謂之風。則是抒懷寫志之物。而非稱功頌德之文。凡勞人思婦。遺老孤臣。適意爲之。取足以達情而止。後世之傳不傳。且不問。况時人之讀不讀乎。每見時人不好讀人之詩。而好論人之詩。且好竊人之論。以論人之詩。久之。卽有好讀人之詩者。因此詩已爲時論所不取。竟亦信耳而不信目。豈不深可慨哉。予三年寓廣陵。得贈詩盈篋。偶取

環翠軒詩讀之。則方子樸士稿也。方子以老諸生。優游里巷間。孤介高潔。與世無求。所爲詩。大抵獨發天籟。屏絕塵市之語。乍讀之。超忽曠渺。與雲卷舒。不知意旨。奚歸。旣而玩味之。則精深蘊蓄。切近人情。有耐人十日思而不倦者。有相視莫逆。翻然一笑者。蓋如鼓瑟之移我情。又如御風者之冷然。善時當暑夜。與茅子兩堂挑燈吟誦。蓋不知汗之注於足。而蚊之集於背也。茅子尤愛讀。不釋手。屬予選其最者百餘篇。以玻璃助昏眼。凡三次抄之。

既卒業。寄一本。質之方子。以一本自隨。又以一本付予。予每當客至。卽拉之共讀。客咸歎爲江瑤異味。得未曾有。噫。此客固嘗論方子之詩。而不甚取者也。今乃擊節歎服。豈非從前並未讀方子之詩。但以耳食。而不以目食者乎。雖然。方子之爲詩。亦如勞人思婦。遺老孤臣。取足以達情。而止。時人之讀。不讀。亦何足計。但予與茅子。旣愛讀方子之詩。而乃不使之傳於後世。其較耳食之流。相去幾何。故不惜爲之選。而又爲之序。

好竊人論以論人詩遂不復讀以此理後人佳
 集者不少先生快發此論極中世病亦復得未
 曾有環翠軒詩得此序亦覺耐入披讀序之有
 益於詩信然

近青堂詩序

巴巴

予交子任三年。雖風雨寒暑未嘗不聚。其聚也必
 論詩。論詩必合。予凡成一詩。不見子。任來。即如饑
 之待食。子任成一詩。亦必匆匆示我。如背痒之不
 能忍也。予湖海集成。人人讀。為新詩。而子任已見
 慣矣。子任之集。尙未成。其何詩最佳。予皆能背誦
 之。偶觸景物。沉吟舊句。不辨為予者。為子任者。其
 詩之合也如此。雖然。子任天下士也。子之才實百
 不及之。聞其少孤失學。無傳詩之人。長而習於倥

惚戎馬中。勢又不能學詩。近則家徒四壁。老弱待
舉火者三十口。米鹽瑣屑。日來聒耳。其敗詩興也。
又甚於租吏。况其交遊廣盛。舟車過邦上。誰不問
子任者。往來造訪。日且不給。雖欲爲詩。亦無其暇。
以予所遭。較之子任。可謂至順矣。子任之詩不見。
少予之詩不見多。子任之詩未始拙。予之詩未始
工。才不才之不相及。奚啻百倍哉。予讀子任詩。日
益高渾。疑其別有藏密。誦讀之功。然自朝至夕。予
恒見其居子座。鄰人又見其經理於家。或掉臂於

市。而耆宿有道之門。又各有一子任。問奇而析疑。
卽名流雅集。秉燭達夜者。亦未嘗敢少一子任。子
任之詩。果於何時爲之。日積日富。遂成數寸之集。
人莫不羨子任之才。百倍於人。而子任年未四十。
鬚髮皤然。蓋亦有不勝其勞且苦者。寧甘其勞且
苦。不肯不爲千古之人。此近青堂詩所以必傳也。
寧甘勞苦。至于早衰。而不肯不爲千古之人。此
是何等志量。何等苦心。爲先生曲曲寫出一句
道破子任。可以無恨矣。寫子任無暇作詩處。奇
絕真絕。令我歎服。

古鐵齋詩序

已已

畫家分南北派。詩亦如之。北人詩雋而永。其失在誇。南人詩婉而風。其失在靡。雖有善學者。不能盡山川風土之氣。蓋山川風土者。詩人性情之根。抵也。得其雲霞。則靈。得其泉脉。則秀。得其岡陵。則厚。得其林莽烟火。則健。凡人。不爲詩。則已。若爲之。必有一得焉。爲之。而亦有不得者。乃不以已之意爲詩。而假人之意。以爲詩。久假不歸。雖山川風土。亦不能効其功。所謂失在誇與靡者也。吾友程子頴

叔南國之詩人也。又善爲文。每試必雋。問其爲文之法。曰。吾多讀書。而以已意運之。夫爲文之法。與爲詩之法。雖別。其多讀書。而以已意運之。則同。古者魯衛秦鄭。各有其風。各不相襲。而各傳於後。今穎叔以已意爲文。而每試必雋。又以已意爲詩。而寧有不傳於後者乎。考三代以來。江以東無詩。所謂楚風者。乃在方城漢水之間。漢魏之言詩者。南弱而北盛。至唐宋始相均。近則吳越七閩。家絃戶誦。可謂南盛於北矣。然誇多鬪靡。假人之意。以爲詩。雖盛。猶弱耳。穎叔於千百詩人中。獨出已意。創爲古鐵齋詩一卷。豈非南方之山川風土。歷古迄今。至穎叔而始効其功歟。穎叔又善畫。其爲画也。獨出已意。亦如其爲詩。吾所謂得其雲霞則靈。得其泉脉則秀。得其岡陵則厚。得其林莽烟火則健。者。人不能信之於其詩。獨不能信之於其画也。耶。別有奇解。殊堪豁人心目。

僕御之輩亦華冠麗服。以氣加人。人苟能僕僕其門。亦可乞餘瀝以活妻子。見者誰不羨之。羨之則思有以親之。其爲詩也。又多諛富之言。而性情益不可問矣。吾友張子諧石。居維揚東城下。草廬數間。青蓬垂戶。卽同人爲之賦蓬門行者。竟日偃臥其中。不老而頹。唐不病而呻吟。其爲詩皆自鳴其母老家貧。灌園負米之苦。勸者謂以子之才。何不遊燕臺。諧石曰。吾家維揚。去富人之門咫尺。而不一叩。乃奔走數千里外。求如神如鬼之閻人乎。以故天下有心人。讀其詩。知其人。必得性情之正者。往往停舟邗水。問草堂之所在。問門上之蓬。無恙否。或載酒拉與飲。諧石亦不爲絕物之行。往來酬酢。無倦色。予則在其酬酢之列。讀其詩。最熟而知其性情最深者。故序之。

富貴人無詩。諛富貴者更無詩。諧石不近富而遠貴。宜其有詩也。豎論高絕。至理不易。

迂立堂詩序

已已

詩有齊魯韓三家。今所傳者，乃毛萇所獻。萇受詩於魯人毛亨。亨以上受於子夏。則夫子之刪定也。今之詩止存魯詩一家。魯人世世守之，以授於天下。所謂毛詩者是也。其訓詁雖未盡失，而微言妙義已鮮。有能學之者，我孔姓聚族於魯，纍纍子若孫，蓋莫不學夫詩。其所謂學夫詩者，亦但記誦其篇什，是誦詩非學詩也。夫詩之可誦，以其有微言妙義也。無人焉起而學之，魯詩不幾亡乎？予來淮

南日與吳越之士言詩。可謂極盛矣。既而歎吳越之人。自學吳越之詩。與魯何與哉。今於吳越詩人中。得一人曰樵嵐者。其詩純學漢魏。實原本於三百篇。蓋魯詩之專家也。問其姓。則孔。考其籍。則句曲。推其源。則出於南渡之衢裔。是不但爲我魯人。而且爲我諸從孫。昔夫子勉小子以學詩。而尤重望於趨庭之子。蓋以詩者家學也。淵源授受。必於其最近者。今樵嵐旣爲我魯人。且爲我諸從孫。我欲究微言。闡妙義。同振家學。舍樵嵐其誰望乎。雖然。樵嵐經濟人也。氣宇超拔。有操縱一世之槩。若能斂之澹之。純粹以精。將馴致於聖學。而無難我。所幸得一人者。得一詩人云乎哉。

從家學立論是詩家探本窮源處先生非遇樵嵐不輕授受也如此序詩亦移贈他人不得

倚青軒集序

巳巳

朱子天綺制舉家也。以經藝鳴於時。雖未旦夕化去。而每試必高等。天下爭傳誦其文。予以罷役羈廣陵。雖耳天綺名。獨未獲交之。蓋予碌碌閒曹所交者。大抵風人野老。抱膝吟嘯之客。若天綺則急於用世。正以揣摩帖括教子弟。能來從我遊乎。雖然。予亦揣摩帖括之流也。不得意而放為詩歌。其詩歌仍。以揣摩帖括之意為之。無他法也。天綺即日從我遊。我固無妨於所學。而所學未必不相得。

而益彰何也。甲子以前之文，以皮膚勝。皮膚者，僞也。僞則粉飾藻績，日不暇給，亦何敢分用其功。以後之文，以性情勝。性情者，真也。真則百家六藝，左宜右有，何者不可相助爲理。况風雅尤近於文者哉。每見近時之博高第，稱名家者，以文進而必兼乎詩，或直以詩進，其但以文進者，亦必本其爲文之法，又馴致於詩，豈非太平賡歌之盛事，固不在野而在朝廟乎。在野謂之風，在朝廟謂之雅。頌、雅、頌之音，端莊典麗，纒纒洋洋。本六經而鼓八風，蓋

與制舉之文爲表裏。豈風人野老所能窺其端末者。予之發此論，蓋爲朱子天綺也。而天綺果以詩來，其詩端莊典麗，不愧雅頌之音。實予言之券矣。

岸桴記

巳巳

予乘槎三年。江淮湖海。住如里巷。每見蒼崖紅樹。之可喜者。輒以宅就之。大半與漁人爲隣。而鷗與鷺。則數共晨夕之友也。自僦居城邑。日與冠蓋者遊。雖館舍宏敞。反苦耳目甚隘。而步履多礙。予之不宜城居也如此。園次先生。天下耆宿也。負笈者日數及門。必宜居通都大邑。以遂後學之瞻拜。而乃結數椽於湖濱。自名曰岸桴。其義何居。相岸桴之製。聯竹木爲筏。架廬其上。半著於岸。而半臨於

水若漁家之燈。龕然是必在蛙蛇盤踞蘆荻灌莽之鄉。較予所乘之槎。江淮湖海縱意所如者。其制則大異。昔夫子乘桴浮海。以道之不行也。先生言滿天下。家絃戶誦。其道未爲不行矣。亦何所感而忽有乘桴之思。或謂先生罷郡歸。比之裴昭明。乃至無屋可住。故以岸桴爲家。或又謂岸桴者。蓋如齊張融爲中書郎。陸處無屋。舟居非水。乃是牽船於岸上。任其清節苦境。大抵類此。雖然。先生固別有所取也。岸而近於桴。已謝塵囂之累。桴而近於

岸。又離風濤之險。魚與鳥皆可親。水陸草木之花皆可玩。勞勞於車馬。泛泛於舟楫之徒。皆可稅其駕而與之燕且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無可無不可。則先生岸桴之義。先生居之宜矣。而從之者。誰歟。

有奇題有奇文一結尤曠然心遠

綠天草堂詩序

已巳

下河之役。賦楊柳者。且三年矣。友朋致書。多憫予之憊。予雖漫應之。而心實不憊焉。予好山水。舟車所及。多與山水遇。遇則必登臨。其間之人士。素慕予。或爲予所慕者。又往往邂逅於山水之間。予有倡。彼必和之。彼有贈。予必答之。予旣積而成集。及讀彼之集。亦各有予姓名。是以行坐與俱。纍纍巾箱中。舟可讀也。車可讀也。吟嘯未終。已至所之之處。予復奚憊哉。近得姜子綠天草堂詩。益愛讀不

釋手。姜子故竒才。又生金陵山水之鄉。如雨花木末。攝山牛首。清涼燕磯。皆有其讀書處。故凡子所遊。驚心駭目。創見誇美者。悉姜子旦夕領略。習爲熟境者也。予初至金陵。約得詩百首。見者稍稍許可。謂得山水之助。及讀姜子詩。乃不敢復作。蓋才有短長。而得山水之助者。又有淺深。未可強也。予在牛首白雲梯。卽姜子所熟遊地。山僧日供蔬筭。夜則設臥具。一憑一眺。必有導者。予極感山僧之慇懃。而實皆姜子授以意。是遊也。不但攜謝眺驚人之詩。且有安石爲東道主。樂乎憊乎。於時杖履既倦。飽食獨立。看千山之松。昏雲暝蒼翠。萬狀恰與綠天之詩精神。奕泊故不覺高吟長嘯。忘其身之爲勞人耳。

宋銅尺記

巳巳

巳巳秋，以使事至江寧。數與華陰王山史先生游。訂禮論樂之餘，告以江都閔義行所贈漢銅尺。與周尺同。急欲索觀，而予客囊未攜也。越數日，宛平茹紫庭過予寓，語未終，袖出一銅尺，置几上，蓋數聞山史言，故以所藏者來相較。卽以相贈云。細視尺上，亦裹青綠，但質頗輕，且兩端廉隅磨損已多。似市肆所恒用者。攜歸揚州，以漢銅尺較之，正當七寸五分。其殆宋之布帛尺歟。溫公周尺圖注曰：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此却差強。或因市肆恒用兩端磨損之故耳。先子得漢銅尺時。累黍量指。謂其與周尺同。雖彷彿是已。而猶未敢盡信。今得此尺。以此較彼。乃更確然無疑。從此考古證今。不為無稽之臆說。皆兩尺是賴焉。人謂此兩尺者。如鐘應劍合。乃一時氣類之感。召不可以不記。夫感召之理。最微。予何足以知之。獨是南遊江淮。獲此兩尺。皆由四方友朋惠而好我。以成就予之學問。識力是則不可不記者也。

湖海集

卷十一

丙寅丁卯存稿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山陰黃 達儀逋

新安張 韻諧石同閱

江都卓爾堪子任

與李季霖刑部

捧誦佳製。遂斗膽批改。蓋遵台命。稍效其狂瞽之見。亦不敢自外之意也。拙句亦改數字。仍望再賜批抹。庶見吾兩人真寔切磋。不似泛交朋友。以面

諛○爲○知○已○耳○

與雪谷兄

長安人到。凡吾兄近日之服食居處。賓朋僕從。及面目之肥瘦。顏色之舒鬱。皆一問再問。兩淚沾襟。念弟與兄。作士同。被恩同。服官同。始而同榻。繼而同廬。一分而仍同爨。再分而仍同宅。不意三分而遂隔兩千里之外。一則匹馬紅塵。一則扁舟綠水。回憶向之問語。愁腸此慰彼勞者。猶是生平最樂之時。而今萍泛梗飄。茫無津逮。往來大河長淮。秦

郵。邗。溝。之。中。者。數。十。次。海。岸。湖。心。任。如。家。舍。雖。不。廢。登。臨。不。廢。交。遊。不。廢。吟。咏。大。抵。皆。無。聊。之。極。思。所。云。笑。者。非。真。笑。而。歌。者。非。真。歌。也。吾。兄。知。弟。者。弟。豈。甘。寥。落。之。人。乎。

與顏學山

在維揚閱邸報。知令二兄修來。忽棄賓客如山裂。星隕驚痛欲絕。乃于北郭爲位而哭。四海茫茫。誰爲解人。誰復知我者。學問文章。猶屬聲氣之末。而無氣無聲。如磁針珀芥之投。所謂生平更無兩人。

一旦人琴俱往。淚枯聲失。從此閉戶深山。終世不必更一語矣。死生大故。向與修翁。透庭闈發清風。明月俱証斯言。而修翁不善領畧。草草畢事。竟使我孤道難鳴。我不負修翁。修翁終爲負我也。六兄賢豪長者。家庭區畫。自爾盡善。二兄未了之緒。皆賴深心大力以當之。更望自愛金軀。勉成後勁。倦倦至情。幸勿泛視也。

答丘柯村

解纜之興不可遏矣。乃以何事未果。僕海陵署中。

不啻深山。正宐同來。消受殘臘。而足下布帆虛掛。避我若浼。或以僕爲寒曹。而生憐惜之心耶。抑以僕爲勞吏。而加體恤之心耶。僕謂天下必無不能留客之官。亦必無不及會客之官。卽如鄙人之羞澁。尚欲損俸留客。凡仕途之說貧者。皆逐客者也。如鄙人之胼胝。尚欲偷閒會客。凡仕途之說忙者。皆厭客者也。足下巨眼。當不一例茫茫付之風塵以內耳。

與家宏與博士

分手九月。寸心如結。予自揣何人。既受明倫之職。又奏水土之功。湖海扁舟。一籌莫展。而家庭庶務。重煩足下。襄助綜理。不墜前輒。宗祖族人。寔式賴之。盛典一書。尤望畱神校訂。務從實錄。勿惑于浮議。以貽後譏。千秋之典。匪細故也。禮樂諸務。難成易壞。亦當注念保護。庶不負當年一片苦心耳。

與季昭霽潭兩弟

蕭然寒暑。歲云暮矣。既無補于蒼生。徒見踈于兄弟。少年樂事。轉盼陳迹。聞兩弟依然聚首。歡笑經

年。每日。一盤棋。誰贏。誰輸。每夜。一尊酒。誰醉。誰醒。我獨扁舟孤棹。暮海朝湖。如垂釣之翁。似乘槎之客。兼之食指踰百。薪水皆艱。奏績何年。言歸無日。兩弟與西野弟。除夕圍爐。念舊日之情事。揮淚一飲。能盡。懽乎。其相三兄。此時必在京與三立大兄守歲。秋浦弟又在曹南過節。所謂地北天南。同一相思也。

與莓垣

歲行盡矣。不見吾弟者。又是一年。愚一身泛梗。兩

袖携風。舍禮樂文物之盛。入蛟龍斥鹵之鄉。雖咏吟不廢。而面目全非。家門諸務。惟賴吾弟一人調護其間。如波濤柱石。孤立良難。愚雖身處江湖之遠。而心仍在祖庭之前。先憂後樂。爲國計者。且亦不得不爲家計矣。

與黃交三

傍午衙散。細讀令岳定九詩。氣甚靜。每讀一過。如棊韵繞指。茶香戀盞。至不可思議。乃得詩之神理者。今親其人。亦復如是。吾不知標格與詩孰爲勝。

負也。

與黃仙裳

定九果掛帆耶。僕尙有許多商酌。以俗吏故而踈畧太甚。不日遣人之東原。少伸禮賢之意。乞先生預爲白之。頃晤史淑時。知孫豹人于數日前捐館。僕在廣陵。頻與往來。見其龐眉童顏。大似壽徵。夫何未及古稀。輒爾修文。西京風雅。從此晨星矣。如有挽詩。僕當和之。可歎者。文人之歿。祗添一道詩題。甚有詩題亦不及之者。結聲連氣。竟何益哉。先

生古道照人。當不河漢此言耳。

與徐丙文

江南江北。選家林立。大都揚風挖雅。而從事尺牘者絕少。蓋尺牘一體。卽古之辭命。所云使四方能專對者。寔亦原本風雅。人但知詞爲詩之餘。而不知尺牘亦詩之餘也。足下肯駐寒衙。早夜搜輯。誠爲快舉。考古今文章家體裁不一。代各專美。蓋一時人心之所尙。卽千古氣運之所歸。而居其先者。雖極力開創。不能盛承其後者。雖極力蹈襲。不能

似當其際者。雖極力擺脫。不能免一二有心人微窺其意。不先不後。以全力調護。標榜其間。用成一代之文章。其在茲舉乎。其在茲舉乎。

答閔義行

閉戶北園。暫息征塵。乃勞雨中之棹。再至三至。贈言成帙。皆堪師法。諷誦益我良多。元宵燈火正欲大續勝事。推足下爲主觴。而乃鴻飛冥冥。莫繫莫維。歎今夕之難永。遂惘然而獨寐。忽接華札。又投篇什。人邈遠而思邈近。情轉至而詩轉工。春雪高

懸。和者寔寡矣。疊領篋篋。瓊瑤山積。蕭然行署。如乞兒暴富。從此一服一御。皆出足下之高義。卽菽水遠獻。亦借光杯竿。欲求一相報者。而一無長物。並詩亦不敢輕作字。亦不敢率寫。足下肝腸似雪。意氣如雲。當不比齷齪世人較量于錙銖輕重之間也。

答俞陳芳

垂願高園。疊投佳咏。過爲推許。滋愧良深。僕資力鈍。而應酬多年。近四十。學道已晚。雖稍有所得。不

過。憑空察驗。旣無指授之師。又鮮發明之友。碌碌歲月。坐失已多。昨日之會。僕得畧陳其端緒。乃蒙諸君危坐傾聽。竟日不厭。實僕有生以來。得意之日。倘肯反覆詰難。窮原竟委。使僕因疑得悟。從此稍有進長。則拜諸君之賜者。更不淺也。

答鄧孝威

僕已解纜矣。接鄰旬月。僅面三次。而皆不在詩筵酒社之間。雖面猶未面也。每念先生垂老失偶。孤帳冷衾。傷神倍切。僕執掌風塵。竟不及持一卮以

相慰。反勞垂注。于漆吏鼓歌之餘。猶屢索拙咏。若
祇借以噴飯。稍解鬱陶。則僕何敢久秘。但恐愛而
忘醜。竟欲附之大選。則僕如野鶴乘軒。雖至榮極。
寵而驚怖。無措。故羞澁濡滯。不敢卽出之。懷補也。

與魯謙庵僉憲

僕碌碌襪線。無所短長。每厯時憂。覆餗是懼。先生
握控大邦。屹然砥柱。賈魯三策。應有成竹。其將何
以益不敏哉。南來發願。欲備闕里樂器。所需浮磬。
已取之靈壁矣。而應田懸鼓。惟淮上者爲佳。不有
賢地主。指授贊襄。則取材不良。製之無法。清廟明
堂之上。豈擊土鼓而從事者乎。

與李厚餘

分手後卽喚小艇。與諸君從事。高吟足下。非關扶
老常攜杖。每狎浮鷗欲近船之句。乃知情景逼真
也。自安豐鎮至牛灣河。僅五十餘里。一路崖高水
下。甚可施工。不知遇此以往。又作何觀。莫非王土。
莫非王臣。惟王者之命。是從。何敢避勞而就逸也。

答黃仙裳

聞鷄逐隊。過午放衙。隨班之苦。甚于畚鍤。非先生
旦夕慰藉。風塵勞吏。幾于生趣全無矣。讀文簡詩。
新潔如沐。真微雲佳壻也。卽與青蓮小箋。同揭壁
上。米帖青果。皆尊性所最嗜者。并以持贈。惟先生
尋法外之法。味外之味耳。

與冒辟疆先生

先生雲中龍馬。海上鸞鶴。望其精神姿采。亦足增
人智壽。而況親爲降庭之老。高譙清談。連夕達曙。
如對古人之典冊。如觀先代之鼎彝。咨嗟瞻仰。拜

之。不遑而受之。不敢矣。所賜佳書大著。受教良多。
卽瓶罍諸珍味。亦不僅口腹之感。僕早晚必求一
機。以爲青若地。以慰先生倚望之心。草此遠候。幸
勿金玉。然非敢勞答也。冀得手書細字。以誇示寮
屬耳。

答許漱雪先生

樓頭寵餞。極一時之盛。况有先生龍馬精神。領袖
羣英。語言成範。步趨可師。折柳大作。一洗塵容。遂
覺昨日之柳色。花光。皆成佳話。宮氏壯園。將與

浦。河。梁。並。傳。千。古。矣。朝。雨。泥。塵。不。能。面。辭。掛。帆。定。于。明。朝。言。之。黯。然。

答吳蘭次先生

來。廣。陵。十。日。識。丰。儀。一。度。茶。話。頃。刻。主。賓。習。套。性。情。針。芥。之。合。雖。洋。溢。言。表。促。促。未。敢。信。也。及。晤。形。本。世。兄。往。來。酬。贈。皆。出。高。誼。乃。知。先。生。之。憐。勞。人。而。慰。征。夫。者。情。文。兼。至。聽。雨。小。集。何。足。傳。播。大。序。一。弁。其。端。遂。覺。雅。比。蘭。亭。豪。追。金。谷。同。人。咸。為。子。賀。以。為。序。傳。而。主。人。必。傳。寧。知。古。之。序。傳。客。傳。而。

主。人。不。傳。者。何。可。勝。數。僕。敢。不。自。勉。自。愛。以。為。藉。傳。之。地。哉。

與張山來

聽。雨。之。合。得。足。下。為。領。袖。遂。覺。觥。籌。生。色。吟。嘯。可。傳。是。日。發。辭。吐。論。惟。足。下。為。雄。載。卷。携。書。惟。足。下。為。富。蓋。不。止。一。詩。之。冠。冕。集。中。也。別。後。時。時。馳。念。每。逢。同。人。即。讚。服。不。置。口。所。賜。諸。藏。集。已。捧。至。闕。里。增。輝。奎。宿。矣。足。下。雜。著。典。麗。娟。好。亦。皆。細。讀。密。圍。把。之。過。日。至。于。令。牌。韻。牌。精。雅。可。玩。亦。時。時。在。

手雖未洞測高深。乍觀羽毛。便識吉光。再摩膚理。益驚瓊瑤矣。近作想益宏深。仍望次第檢示耳。

與丁飛濤先生

浴咸來自武林。持先生見懷詩。如獲拱璧。僕十年結想。酬于一旦。然頗有憾焉者。僕知先生以文章道義。而先生之知僕。不過一治河使者而已。僕猶記己酉歲。台旌同撫軍。干旄辱臨敝里。僕甫弱冠。在諸生之班。一望顏色。得讀孔林紀瑞詩。云在林樓上。見嶧山。矗起雲氣。結成女世公。令四字楷法。

端凝。類海嶽書。不知當時偶爾寓言。抑或真有所見。今不幸而言驗矣。乃災也。非祥也。夫災祥皆寒家之事。何關於先生。而必令先生見之。乃知先生之文章道義。久已默契聖心。故災祥微妙之機。必早以相示。亦如子貢侯端門之書。鍾離啟壽堂之甕。在先生當日見其兆。而不能洞其故。僕今日遭其故。而始悟其兆。先生為神人。僕亦未始非解人也。何時獲一把臂。各証所見。所聞。一破二十年之疑案乎。

與宗定九

不見我梅岑者又兩月矣。縷縷欲言。一時難理。念足下高臥東原。獨寤寐處。不知塵市者久矣。一旦命棹百里。訪僕于花燈簫鼓之場。墨瀋酒痕淋漓。蘿帶香塵。花霧飄拂。荷巾于時。足下驚才絕艷。肆應百出。雖酒吏歌人。皆勞頤盼。乃知高隱名流。原非枯禪腐儒。僕與足下數共晨夕。愈看愈妍。蓋如小喬初嫁。雄姿英發。時也無限千秋。正圖揚摧而君家之猿鶴。促君歸矣。僕所得大著大選。佳書佳扇。克盈篋籠。尙一無瓊玖之報。而足下又諄諄致語。以僕之拙集為念。僕泥塗勞吏。滿眼俗物。零星殘稿。用紀歲月。不知何以亦邀賞于法眼也。

與俞陳芳

扁舟久待。未聽踏歌。愴然獨去。覺有一段不了之情。蓋為斯道。惓惓不比他人。徒以交情。繾綣況起離愁也。足下解人。或以別為不別。則又更進一籌矣。

黃仙裳

臥病空海知交全無旦夕呻吟眠食都廢此時雖
靜攝安養者猶不免日劇况千萬饑寒之衆日來
號叫藥餌事事堪愁夫愁本病根愁不去而
病能興乎

答朱魯瞻

津頭久待以未得握手為恨掛帆西去掩淚回看
忽見犀伴馳送佳句不啻桃花潭上也展舒熱讀
情見乎辭頭目泔泔從此作十日惡矣

與黃仙裳

別後同交三過訪東原作世外竟日談極盡生平
之快定翁高情古道送我邦關同眠同食異常纏
綣却以先生早歸為憾舟中絕句無限深情一讀
一酸鼻遂以秘之笥中不欲再見此苦境耳

與丘龍標

詩債未了又停帆半日亦以戀戀故人之故非盡
供應筆墨也足下大手長篇讀之咋舌不得已以
小律塞責自覺羞澁然龍尾長兔尾短正亦不能
自強也

與杜于皇

冒暑過舟。痛飲至日夕。先生豈盡嗜酒哉。實有一
段傾吐不了之衷。特借杯酌以淹其時耳。僕與先
生交最晚。而先生之交僕最真。當坐客襍沓之中。
凡一語一笑。皆以目相視。亦曰人之所語笑者。或
未必爲我之所語笑也。讀扇頭贈句。停舟如有待。
結契豈雷同。愧哉。愧哉。僕何能不雷同。但未肯學
吹耳。

答龔半千

得妙染佳詩。克盈几案。小小划子人。亦指爲書畫。
船頓令坐蓬窓。持茶杯者鬚眉。願盼皆有風度。誰
謂人俗不可醫。先生非醫俗之岐黃乎。僕早起移
舟大東門。就賓客故也。不意乃與尊寓相遠。一似
避而去之。然後知天下事不可容。心容心則責者
至矣。長卷見惠。非但字多也。且更有贈僕之詩。昨
晚熱甚。何以搽筆。先生作用匪我意及。

與杜于皇

秘園在北郭。非紅橋一帶也。今日之集。同人俱到。

待足下久不至。有客云見茶村乘輿疾行。向紅橋
問去。斷非赴豪家之召。或迷武陵之津耳。敬以數
行作桃片秘園。從此不秘矣。

答秦孟岷

西團人到。備悉苦境。弟與長兄至戚好友。原期握
手天涯。共相慰勞。不料中途分飛。弟爲泛水之鷗。
兄爲在籠之鵬。兩相依者而兩不相顧。言之潛然。
所云告病辭歸。各種猶豫之念。俱當刪却。從來將
相仙佛。非耐性人。不能成弟苦境。尙未受足。或再
到草堰。共喫黃蘗。未可定耳。

答李鶴生

土木形骸。祇宜林壑。濫叨弓旌。抱慙良多。小照數
幀。寫出處之大節。以示子弟耳。過蒙垂盼。兼賜佳
記。遂令鬚眉生彩。蘿薜有光。作手已不能及。過譽
又何以當哉。

與崔蓮生運使

繫纜邗上。得過高署。笙簧文酒。備極繾綣。數月之
勞瘁。都償于一日矣。僕匏繫瞻陽。一籌莫展。聽雨

高樓苦吟悶坐。遙想先生美人爲政。優游忘機。好風良雨之辰。乘畫舫。遊紅橋。詞人滿座。佳句盈囊。覺仙樓與仙舟。又有仙凡之隔矣。

答黃儀逋

昨晚蚊熱特甚。蚊而濟之以熱。猶貪而濟之以酷也。足下越境可免。僕則似懷土之愚氓。不至露筋不止矣。拙集別無副本。卽付陳鶴山携去。足下法眼高手。惟祈痛爲芟抹。必求可存者刻之。僕本窮人。不能代人辦覆瓿物也。

與王漢卓

海上風烟。時時入夢。足下醇雅孤潔。實不愧尊公高風。幸託蘭藉。自應獻醜。但僕近住昭陽城上。風雨滿樓。吟嘯自賞。所爲詩無一驚人句。又不得足下確爲甲乙。昧昧付梓。寔屬自欺耳。

答王欽州

淹留冰厨。紅日未沒。因旣庭先生。不能耐暑。故逐隊同行。實非五臟神之所肯也。扇卷竟爾獻醜。何時再一快談。云待金陵回日。太賒限矣。

答徐蘭江

讀新作。筆氣遒邁。駸駸日上。何勝歎服。瓜藕之惠。皆名園佳品。供之冰盤。恰與冷館相稱也。

與李左民

分手後。暫息昭陽北臺。長夏無事。坐看湖光海氣。侵撲襟袖。每念足下。胸有烟雲。筆無塵土。何時買棹東來。爲我摹寫。兼完前託八幀。恐稍遲。則鷗鷺之踪。又不知飛鳴何渚矣。

與黃仙裳

秋風漸爽。想健步勝昔矣。特遣伴以微芹。將意兼訊。何時聚首。別而復聚。聚而復別。或因別而反得聚。或因聚而反成別。此中顛倒。皆非人力可期。水萍風絮。適然而已。

答黃交三

連接手教。皆不及答。蓋蚊蚋暑溽之苦。乃生平所未經者。雖居拱極高樓。俯看城內萬家烟火。城外百里芰荷。而朝不得食。夜不得睡。大似落劫仙人。苦行頭陀。何時始爲圓滿之期耶。足下讀書養氣。

持滿而發。白下秋風。專聽好音。僕客囊羞澁。聊以
二金克卷資。蓋近時無車無魚。較任海陵時。又添
花樣。大約離唱蓮花。落不遠耳。

答張諧石

僕本貧官。又交貧友。有心無力。白蹈菲薄。何時得
一機會。大爲柴桑故人增色乎。念之念之。弟非食
言人也。若谷在做署。備悉清苦之狀。百里荷花。不
堪持贈。藕粉數函。聊助苦吟耳。

答閔賓連

私園一會。識足下之鬚眉矣。而足下之大著宏作。
雄談卓議。槩未敢窺測。寄到大稿。及黃山誌。挑燈
細讀。足下之精神文采。躍起紙背。始悔社集日單
言片語。竟同于冠蓋公宴之事。無怪乎虞山當年
聯八郡大社。人多語泛。攘攘文臂。而識者亦謂之
市交也。扇茶領愛。讀山誌。偶得長篇。直寫胸臆。乞
大筆削之。

與蔣前民

海內有前民先生。如文字之留義。畫樂律之本黃。

鍾令人俯仰玩味。咨嗟不窮。秘園之集。得瞻看字。古貌古心。乃在黃農以上。所稱前民。真足楷模。後生也。寄到詩畫。爭好一扇。點墨隻字。皆具典型。拜而藏之。竟不敢作懷袖物矣。

答卓子任

廣陵諸子。結契者衆矣。獨與足下相見最晚。而一見傾倒。別有氣味。之投較始。交諸子時。微有異焉。此其故。僕不能喻。而足下亦或未必深喻。蓋有天焉。故秘園之集。足下功在其事。鼓舞群賢。頓成雅舉。他日事傳地傳。而賢主人如足下。與學臣者。豈出諸賓客後哉。故知傾蓋之始。皆非偶事也。

又

石濤上人。道味孤高。詩畫皆如其人。社集一晤。可望難卽。別時又得佳筴。持示海陵昭陽諸子。皆謂筆筆入悟。字字不凡。僕欲求一册。以當二六之叅。不敢徑請。乞足下婉致之。

與吳菌次先生

停帆一會。得接荀香。雖賦別匆匆。而夢魂常在紅。

橋烟雨間。分韻佳什。冠冕全集。僕尤愛十五國風
詩得半。八千客路。酒常兼之句。別來寄跡。昭陽嘯
咏一樓。看郭外數百里荷花。文人如艾山湯孫歙
州輩。亦常過我。但湖海客槎。跡逸心勞。人地雖佳。
不能使與會不淺也。大序已弁批詞。翠翹金冠。無
鹽自無鹽耳。

答錢十青

維揚賦別。悵悵東歸。昭陽文物之區。而荒涼特甚。
一蔬一粥。竟似逃禪。李若谷同住數日。頓爾清減。

使君之貧可知已。

答朱崔山

先生與冒鄧兩翁。皆海內耆英。肯過荒衙。流連竟
夕。一時昭陽。竟成洛社。佳什深穩。堅光真屬老手。
語云老手舊臂。一以當十。先生八十歲之老手。不
啻當千百耳。

答黃交三

足下以何事遄歸耶。數日共几聯榻。逾增膠漆。偶
爾分手。亦有別緒。且宋旣庭。冒辟疆。鄧孝威。諸先

海海集 卷十一
生萍聚昭陽。爲千秋僮事。海光樓額適成。欲卜初三日登樓賦詩。足下與墨書一去。海光無光矣。萬望早旋。以壯茲舉。

與鄧孝威

聞卽刻返海陵。僕明日欲作一小東。不知可停帆否。羞澁客囊。無以增行色。小盃一隻。聊爲舟資。登樓諸作。乞于舟中錄賜。盃不大。恐買舟未必穩也。

答朱崔山

佳書妙絕古今。歸之闕里。永作家珍。筆不可及。年

不可及。不謂奉使海中。撈此奇寶。

與冒辟疆先生

昭陽天邊之水。非萬不得已。如張騫者。孰肯乘槎。先生以弟馬齒之故。遠就三百里。同住三十日。飽我以行厨之珍。投我以奚囊之玩。促促言別。情何以遣。且北風甚厲。水腹將堅。此後縱有雙魚。豈能破冰而來乎。

與俞水文

昭陽一水。羣賢畢集。自花洲七子之後。手今爲盛。

又兼金屋佳麗。來自天際。一時詞賦聲歌。占斷南國。正擬登樓觀海。大集同人。而乃以羞澁客囊。不能爲西園蘭亭之主。坐失良緣。殺風景極矣。別後悵悵閉樓。而庖人廩人。更來敗意。目今坐客常滿。食指日多。呼庚呼癸。未免捉襟。特向大倉假粒粟。亦如涸鮒。丐涓滴于滄海。早苗墜膚寸于泰山。故知不吝耳。

與李季子

大作凌唐軼漢。勒之石門峯頭。山靈生色。但任山

之人已出。捧讀汗下。竟似移文矣。

答宗定九

東原過訪之後。乃承慤慤雅意。送我黃灣。同聽江雨。共臥溪舟。迨停帆廣陵。猶晨昏促膝。極生平文酒之樂。先生戀我不肯歸。我戀先生不肯發。紅塵綠水。此際大費躊躇。分手以來。僕之北行。又不果無限千秋。正可從容話語。孰知一棹昭陽。如居海外。中原故人。音問寥濶。今蒙手函媿媿。念及馬齒。並寄詩扇。謬讚涼德。而拙稿數篇。亦已收之藥籠。

貽笑海內先生雖極愛我乎未免包荒之甚矣

與鄧孝威

滄浪亭畔。追隨旬月。欣風雅之有託。兼縞素之難忘。東道踈濶。寔增慙愧。別來海風湖雨。無限淒楚。忽接手教。驚讀佳咏。姪杖乃附不朽矣。繪事雖細。技亦必遠遊。而後成文章。道德豈杜門逐客者所能。冥悟乎領台教。所得多矣。

答卓子任

古人不期來日。蓋以來日事不可預計也。仕宦之

身。雖旦夕亦不能自主。況歲月幾僕視。工海上期。庠績而歸也。謀方始而召撤。同都矣。道經維揚。同人留予爲停帆之集。集始畢。又返棹臨陽矣。八月再。以事至維揚。同人邀予爲看月之集。集未就。而又遣之鹽瀆矣。朝湖暮海。節序全忘。兩年重九。大抵皆蘆荻鷗鷺之汀。來歲重九。又不知飄播何處。此則事之不可期者也。諸同人雅集平山。追步楊柳春風之句。覺四座吟嘯中。居然有歐蘇在。乃知千古此平山。千古有歐蘇。此則事之可期者也。僕

以勞薪不得與觴咏之列。亦欲續尼群賢。借傳不朽。此又事之可期。而未可盡期者。讀來。扎感。慨係之矣。

答張諧石

宦海行踪原無定止。况爲乘槎之客。其飄搖烟霧。又何所抵足也。生平知己。半在維揚。溯洄就之。而不得。轉側思之。而徒勞。每獲一函。如得瓊玖。反覆尋繹。至形夢寐。况足下尤僕所每飯不忘者乎。佳作纏綿篤摯。蓋過古人。欲作答音。援筆輒止。恨予

不易和汝寔難也。汪扶晨高才。雄名僕物色者。已久。不意其縞紵先施。何時過邗上。一接荊州耶。子臣虎採詩昭陽。淒涼特甚。僕不能大爲潤色者。僕亦似採詩之人耳。

與李厚餘刑部

分手又抵歲暮矣。淹留湖海。未卜歸期。出無車。食無魚。寧止黑貂裘敝哉。自先生入都之後。時事日非。無可告語。回想圍爐候茗。並馬談詩一段情事。輒淒然欲淚。近聞閩河使者將臨下河。不知又作

海濱集 卷十一
何變端。白衣蒼狗聽之而已。

答何蜀山

是下作士不第。作吏不終。落魄揚州蕭寺。遇亦窮甚。昨夜看月之集。獨足下佳句先成。同人浮白讚賞。被之管絃。次日騎馬過市。人人指爲瓊花狀元。亦足以償數年之落魄矣。世之傳臚鳳闕。與足下之擊節仙觀。總以揚州一夢目之。可耳。

與方雪岷進士

瓊花觀看月詩。惟先生擅場。蓋當場擅場。乃爲難。

耳。近時雅集。皆分韻補詩。安知太玄經果出楊子雲手乎。

與鄧孝威

歲云暮矣。聞先生返海陵度歲。乃不勝離群之感。諸郎濟濟過署。皆爲象賢之英。投贈佳篇。琳琅滿壁。乃先生平日樂饑之具也。寧不爲先生稱快哉。

答黃仙裳

南浦分袂。又及除歲。老友菜盤。能復遠頒乎。月舫到署。朴貌古風。大是隱君子。淵源家學。不必定出。

青○紫○間○也○南○浦○別○言○竟○至○紙○貴○首○出○先○生○倡○導○之○
力○不○然○誰○有○閒○心○作○此○閒○題○耶○

與蔣玉淵

天○寧○寺○內○僧○居○也○寺○外○丐○居○也○我○兩○人○寓○館○處○僧○
丐○之○間○其○孤○寂○飢○寒○相○似○者○居○相○似○也○明○日○歲○除○
無○以○消○遣○偶○得○句○云○問○字○詩○壇○僧○弟○子○聽○鐘○蘭○院○
丐○賓○朋○可○以○盡○我○兩○人○近○況○明○日○各○揭○為○春○聯○對○
之○噴○飯○必○得○好○施○主○也○

